

艰辛而苦涩

『上卷』

麟熙 著

- ◎ 前清举人家的少奶奶
- ◎ 布店老板媳妇的姻缘苦旅
- ◎ 一桩未能遂愿的跨国联姻
- ◎ 祖父那只神奇的大手

中国文史出版社

JIANXINERKUSE

艰辛而苦涩

上卷

麟熙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艰辛而苦涩 / 麟熙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034-6906-0

I. ①艰… II. ①麟… III. ①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47554号

责任编辑：程 凤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 × 1010 1/16

印 张：51.5

字 数：850千字

版 次：2015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86.00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上 卷

前清举人家的少奶奶 / 001

布店老板媳妇的姻缘苦旅 / 061

一桩未能遂愿的跨国联姻 / 125

祖父那只神奇的大手 / 239

1

前清举人家的少奶奶

1 大姑都快十九岁了还没出阁

祖父家境贫寒，一家人全靠临近大海边的几亩沙荒地及农忙时出外打点短工维持度日。大姑是她兄弟姊妹五人中的老大，十三、四岁时就出落成一个既精明又俊俏的大妮了。她娴静端庄，温良贤淑，聪慧而不张扬，为人十分低调，加之祖父母待人质朴憨厚，乐善好施，在乡里一左一右颇有些口碑，因此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然祖父因她身下兄弟姊妹多，祖母又终年体弱多病，家务事须有人做，就没过早地将她打发出门。年复一年，眼瞅就要逾十七、八往十九岁奔了，祖父母也开始替她着急起来：行了，你给这家做的不少了，再不能耽搁你了，找婆家吧！大姑抿嘴一乐：不忙，爹，等弟妹们再大大，能替换俺了，俺再出门子也不晚。祖父把头一摇再摇：不成不成，再耽搁下去你就成老闺女了！……老闺女就老闺女吧，大姑不在意地笑着说：嫁不出去留在家里陪你二老，不是也挺好的嘛！大姑说到做到，踏进门来的媒人又一连让她给支走了好几个。

谷雨刚过，接连下了好几天的毛毛细雨，各家各户怕误了节气都抢着播谷，这对祖父来说是外出打短工的好时机，可自家还有一亩多沙地的红薯秧要栽，咋整？撂下哪一头都是个损失，这让祖父好为难。大姑说：爹，你跟俺弟（指我大伯）去吧，咱家地里的那点活儿俺干。你干？咋干？大天白日的你一个没出阁的闺女家能出去抛头露面？俺有法子。啥法子？你

别问了，到时候俺一准把秧给你播上就是了。祖父在她那充满神秘的脸上盯视了半晌，末了摇了摇头说：播种这玩艺儿可不是儿戏，你误它一时它误你一年。要说屋里的活儿你干俺一百个放心，可这地里的活儿……不成！不成！最后祖父拿定主意，明天起个大早，先把自家的地种上，然后再出外打工。为了早起，天一擦黑儿就睡下了。一觉醒来已交五更，祖父好沮丧：这死丫头！不是说好三更起，可天都到这时候了她也不来吱一声，真耽搁事呀！他把睡得还很香的大伯从炕上捞起来，嘱咐他到窖里把红薯秧起出来挑地里去，自己就先扛了把锄头向海边奔去……

漆黑的苍穹上悬着一轮下弦月，它原本是很明亮的，但被不时袭来的一缕缕薄云遮掩得昏昏暗暗。这里虽离海边还有一里路，可巨浪拍岸的呼啸声却随风而至，似狼嚎，又似虎啸，加上一趟趟的柳茅丛在春风的驱使下发出一阵阵唰啦啦的声响，给人种淅沥沥的感觉，通常庄里人在这时节很少有来这里的。祖父脚底生风，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就赶到了这里，他老远就望见在自家的地里有个人影在来回挪动，看身形有点熟悉又不熟悉，祖父尽力睁大眼睛想看个清楚，可怎也认不出是谁来。嘿！这是谁家的后生，黑灯瞎火的来人家地里做甚！祖父急切地想要弄清这人是谁，于是就加快了脚步往前奔。这时，大伯气喘吁吁地从后边撵上来：爹！不好了，咱家的地瓜秧被人偷了。什么什么，就那么一丁点瓜秧也有人偷？今儿这是怎了，咋净出些稀奇古怪的事呢？他想折回去看个仔细，可又惦记着这头，末了，他决定还是先尽着这边的事做。

爷儿俩并着肩越走越近，脚下踩折了的隔年蒿杆声惊动了地里的人，只见他惊恐地把身体向后一撤，随手擎起一把闪着寒光的锄头，且尖厉地喊了声：谁？！

噢，这怎是个女人声呢，而且又这样的娴熟？祖父忍不住问了句：喂，你是哪家的后生啊？然话音没落对方就扔下锄头跑了过来。爹，是俺呀！你认不出来了吗？祖父退后一步细看，只见大姑青一色的男人打扮，而且脸上还围了条头巾，只露出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在外头。祖父唬起脸来：谁让你来这里的，啊？大姑扯下头巾揩了揩额角上的汗笑了：俺不是跟你说过的嘛，咱家地里的活儿俺干。黑灯瞎火的，遇上歹人咋整？俺跟他拚。拚？

你一个小小的女人家能拚得过人家嘛！俺这里还带了把刀呢，拚不过俺就往自己心口窝里扎上一刀。那是把自己平日里用来防身习武的尖刀，锋利得很。眼见它寒光闪闪的刀在她那丰腴高耸的胸脯前晃动，祖父脸上的肌肉禁不住颤抖了一下，心里涌起一阵阵地后怕。然大姑却像没事儿似的咧着嘴格格地笑起来。被春风抽得焦干的嘴唇裂开了一道道缝儿，殷红的血丝儿浸了出来，祖父心疼地替她抹去，嗔怪地说道：看家去你娘不说你才怪呢！大姑几乎把所有的红薯秧都栽到了地里去，祖父跟大伯只挑了几担水浇了浇地就完活了。这时天刚蒙蒙亮，他们折回庄口去接活还来得及，正待他们拍去身上的土屑要走时，大姑喊道：等会儿，把这几张饼带上，看晌午饿了好吃。说着将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袱塞到祖父手里，祖父探进手去摸了摸还温乎：你这是……？大姑说这是她昨黑儿临下地前偷着烙的。

这妮儿！昨黑儿硬是一宿没睡。是呀，是呀，这家怎能离得开她呢？祖父想。

2 草鸡变凤凰，你还想怎着？

转过年来，大姑十九岁了。

一天，家中突然又来了个说媒人。与以往那些提亲人不同，这人来头很大，一进门还没开口就先要茶后要烟，然后就不绝于口地说：俺做月下老做了这么多年还没遇到过这种事，活该你王家福星高照祖坟上冒青烟了！说得祖父蒙头转向不知怎么办好了，想问个究竟又怕失礼，直等她喝够了茶抽足了烟这才道明了来意。原来，她提的竟是前庄陈怡然家的独子陈翰生！嘿呀，在这齐鲁莱州湾一带，还有不知道他陈怡然陈举人家的吗？高大威严的黑门楼前竖着两根高高的旗杆，顶端处串着一大一小两个“斗方”。平素打这路过的人别说是平民百姓，就是那些有头有脸有功名的人，也要恭恭敬敬地牵马下轿。如若不是世道不太平，这陈举人也早就顶戴花翎地

出外做官去了，如今虽蛰居在家，也是一大家族的族长啊！这样显赫的门阀居然会找一个难以继日的小户人家来提亲，这怎能不让人感到意外和吃惊呢！难怪这说媒人一反常态进门来就那样傲慢气粗，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呀。说媒人原以为道明了缘由，祖父会高兴得泪飞涕流，可怎也没想到祖父只说了句：这事是够蹊跷的了！便蹲在炕沿下低头不语了。

媒人等了半晌见他没言语，急了：喂喂，你是不是乐昏了头，要不咋连句话都不会说了？祖父憨厚地冲她苦笑了下说：这是闺女一辈子的终身大事，还是容俺一家人好好商量商量再定，行吗？商量？媒人一愣把身子向前一耸，商量个啥？这事还用得着商量吗？不是俺小瞧了你，这可是你们王家几辈子都难遇到的喜事啊，快烧高香吧！祖父没跟她过多地言语，只一口咬定商量后再说。媒人没了招儿，喘了口粗气说：嘿！真是的，没遇见过像你这样不开窍的榆木疙瘩！好吧，俺三天后来听信儿，告诉你说，别错过了机会，满地拣芝麻的事有，可这满地滚西瓜的事却不多，听见没？

这事很快就在四邻八舍间传开了，无不說王家走了红运。可祖父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事有点太超常了，超常得让人听了心里都直打颤，但凡是这种事，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是啊，是啊，一方是豪门大户，一方是平民小家，两边差距这么悬殊，怎能搅和到一块堆儿去呢？再说了，咱家的闺女嫁过去，人家会正眼相待吗？人家事事处处都小看于你，这日子能过得舒心嘛？用闺女一辈子的不遂意来换取这种攀高枝的婚姻，值吗？……祖父苦思苦想了几昼夜，这天一早起来破例把大姑叫到跟前，征求她意见。大姑说：回了吧，爹，他陈家门头那么高，别说进，就是瞅上一眼俺都觉得眼晕。说的也是，那……回了？回吧！就这样，媒人二次进门时，祖父明确地向她表明了态度。媒人起初以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当证实自己的确没有听错，惊得她两片薄嘴唇儿大张了半天都合不拢。她出得门去，直走出老远还大呼小叫地：这家人家真是没了头脑！没了头脑！像这样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儿不上赶着还一个劲儿往外推，是俺糊涂还是他糊涂了，啊？……

陈举人城府深涵养高，没因此生气窝火，更没有恃强凌弱发虎威。他对人说：求亲不是件简简单单的小事情，更何况是门子好亲事呢，刚进了

一次门，这才哪到哪呀！要成全一桩好事，就得有刘备三顾茅庐那股子劲儿才行。他再次打发媒人进门，又被回。听说陈举人还要行第三次，祖父不好当面回，就以出外打工为由躲了出去。一春一夏过去了，陈家没再提及这事，似乎这桩事就到此了结了。可是，没想到白露刚过，那天祖父领着大伯正要把晾晒在场院里的红薯秧收回来当柴烧，祠堂看香火的师傅跑来说本家族长公公招他去。祖父当即一惊：甚大不了的事，还要在祠堂招见？祖父没敢怠慢，换了身干净衣裳就匆匆地赶了去。离祠堂还老远就嗅到了一股刺鼻的香火味，及至来到祠堂门前便望见了坐在威严祖宗牌位下手的族长公公。他胡子苍白，稀疏的银丝刚能扎成一条小指粗的发辫拖在脑后，他又瘦又小，跟身躯高大的祖父比起来，就像一根尚未长开的小萝卜头。可就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却黏附了一种常人无法比拟的权威。祖父跨进门来，先给祖宗牌位磕了头，然后又侧转点身来给族长公公施了礼。族长公公眼皮没抬，只用鼻子轻轻哼了一声。祖父垂手侍立在他身旁，等待训话，可他却半晌不言语，直过了有一袋烟的功夫，见施加在对方身上的虎威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他才咳了咳嗓子直呼祖父的大名道：你家是什么名份，高得任人都攀不上去！祖父即刻明白了族长公公今儿招他来是为了何事，心里别扭却不敢出大气。族长公公继续沙哑着嗓子训斥道：你家仔是龙还是凤啊，咋那么难求？人家是有功名的人家，看中你家妮儿是抬举你家，别不识好歹！告诉你，把妮儿好好发送过去，不许给族人丢脸！最后又撂出一句：哼，草鸡变凤凰，你还想咋着！

族长公公下达了死令，祖父有话也无处讲。大姑见爹为自己的婚事遭族长公公一顿毫无缘由的戗白很是窝火，几天来饭食大减，通宵难眠，心疼之余又怕他忧愁坏身子，就咬了咬牙忍着泪说：爹，就这么着吧！那你不怕大户人家里说道多，嫁过去身子受苦？俺自小跟着爹娘跌打惯了，顶得住的。是啊，是啊，你一落地就跟爹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如今出了门子八成又要去吃苦，爹爹这心……嗨，过意不去啊！爹，你老可别这么想，你跟俺娘打小把俺拉扯这么大已经够不易的了，俺可不想让你老为俺再招惹什么不是。那么……好吧，就这么着吧，苦命的孩子！

胶东地区发送闺女是要花钱的，更何况祖父又怕大姑嫁到人家被人小

看了，就忍痛将家中仅有的三亩沙荒地兑出去一亩，给大姑置办了嫁妆。为此大姑至死都感到对不住娘家。

3 书香门第改了改门风

陈举人家是书香门第，世代都是读书人，可到了陈怡然这一代却略微改了改门风，其父让长子陈怡然承继祖业苦读诗书考取功名，却让次子陈浩然弃书经商，变卖了一部分家产，携资去了大清皇帝老祖宗的发祥地——东北做起了粮食、木材和地产生意。我国自古以来重农轻商，在大卷大卷的诗书通史里边，不乏褒农的言词，可对从商却极尽贬斥挖苦之能事。在民间就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些话：无商不奸，为商不仁……等等。作为世代读书传人的陈怡然父亲，能破除旧俗，标新立异，不能不说他有一般常人所不具备的胆识。是啊，伴随着大清帝国的衰败，世风每况愈下，读书人也不那么清高了，当官人更是恬不知耻。不是嘛，花上个千八百雪花银，就是泼臭狗屎也能捐个知府道台爷什么的当当！陈怡然爹大半也是因为看穿了这种世风，才做出了那样有悖祖宗教诲的决策的吧？据说陈浩然从商极用心，又通些生意经，所以买卖做得很红火，在绥化、铁力、佳木斯一带，光粮店木场就办了十几处，用人百八十，每年都要有数万两白银的进项。根据老先人的指示，这些挣来的银子没有发回老家买房子置地，而是分文不少地又投入到产业里去，扩大生意规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陈浩然一人忙不过来了，需个帮手。陈翰生是陈怡然的独苗儿，原本是要让他读诗书的，可他怎也不上道，眼见大清帝国一年不如一年，科考制度又被废止，陈怡然一怒之下，就让他从了商，随其叔去了东北，当了叔叔的帮手。叔侄俩配合得挺好，生意越做越有长进，唯一让人不如意的是，正值生意做得日照中天的时候，陈浩然积痼成疾，一场大病瘫掉了半边身子，不得不回老家等死了。陈怡然身为族长挪不开身，这样东北那边的生意就只好由陈翰生一人支撑着了，这以后的情形怎样，相隔数千里地，他家人

不说，别人也就无从得知了。只是不知为何陈怡然突然急着要给陈翰生成亲，而且放着那么多门当户对的豪门闺秀不提，偏要找个农家女不可，这实在令人有些费解！

4 从骡车上搬下四五个打着封贴的重皮箱子

陈翰生时年二十有七，比大姑大八岁，其父一连下了三次诏，他才不那么情愿地返回乡里来成亲。进庄那天，可让乡亲们大开了眼界，他坐在一辆豪华的马拉轿车上，身后跟着两台装满箱包什物的骡车，到了家门口，他撩起帘子往外一伸腿，围观的人就大哗起来。只见他西服革履一身洋打扮，最令人扎眼的是，他脑后的那根辫子不知何时已剪了去，飘在脑后的是一窝齐耳根的短发，而且涂了许多的洋油发蜡，在太阳光底下熠熠生辉。除此，他还没老，手中就拄了根乌黑带弯头的细棍棍儿，且一步三摇，很是不一般。陈怡然听说儿子回来了，原本是迎候在门楼前的，可一打眼见儿子这副模样儿，他半句话没说，一蹙身就回了屋。陈翰生一见情景不好，扔下弯头棍儿脚跟脚地尾随了进去，在外观景的人倒是没看见里边发生了什么事，可耳边却传来一阵劈劈啪啪地掌嘴声。等陈翰生再露面时，那身洋装不见了，取代的是这里乡绅平日里习惯穿的那种长袍马褂，且红缨瓜皮帽下边不知怎的一下就长出条齐腰长的大粗辫子来。

跟随陈翰生一起回来的那两辆骡车上边装的啥东西都有，其中最惹人注意的是那打着封贴的四五个牛皮箱子，个个都沉得两三个人抬不动，站在一旁监工的陈翰生一再嘱咐抬时要小心，可一小工还是手一滑箱子一头落地砸伤了脚，陈翰生没看人脚伤得怎样，却先俯下身来查看箱子摔坏没有，然后抬头把那小工一顿臭骂。一旁观景的人看到这情景愈发引起了好奇心，种种猜测应运而生：是书，要不不会那么沉。他家书够多的了，犯不上大老远的再运些那玩艺儿来家。要不就是山货，听说关东那边山里啥好东西都产。你眼瞎呀！没看见刚搬进屋里的那些筐筐篓篓，那里装的不

都是些山货嘛。那你说是什末？是……银子，对了，是白花花银子！只有这玩艺儿才配用皮箱子盛，而且怕丢，上边打了封贴。对对，是这么个理儿！……大伙的看法跟意见终于归到了一起去。于是紧接着人们又猜测起份量来：少说万八两。不止，少了两万俺把头输给你……那些娘儿们家则啧啧着嘴说：你看人王家闺女多有福份，那么多的钱财，就是窝在家里盘腿吃几辈子也吃不空哇！是啊，是啊……一片感叹声，其中也夹杂着类似钱多了烧死她的妒语。

5 大户人家的婚事怎能小办了

人都说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是人之大喜，可他陈翰生却没这么深的感觉。娶妻在他看来似乎可有可无，更何况又是个农家小女，草窠子里能飞出金凤凰来嘛！尽管人都说媳妇长的不错，可他愣是不信，为这父子俩不知辩过多少次嘴，直到那天他去南山庙替父许愿路过祖父家门口在人指点下偷看了大姑一眼，这心思才一下子翻了个个儿，眼巴巴地盼着能早一天把媳妇从娘家接过来。

大户人家办婚事岂能潦潦草草。头半个月就开始下帖子，直下到乡、姻、世、族无一不有这才了事。接亲那天，从城里花重金聘来的两套鼓乐班子，一清早天刚放亮就轮番不间断地吹打聒噪起来，这乐声出了庄再走出十里地也能听得着。接新娘的龙凤大轿也早早停在了陈家的门口。为了接客，头天晚上就擗翻了四口猪一头牛六只羊。陈怡然下出指令，持帖来的不消说，即使是那些偶然路过这里的外乡客，只要他跨进门来也要赏酒备饭；只要是在这一天里，你就是从早吃到黑也随你便。怕屋里地方小容不开，他雇人在院心里扎起了席棚。时辰一到，陈翰生头戴纱帽身穿蟒袍座下一匹高头大马带领着花轿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主事、撑旗的、吹鼓手、轿夫、伴娘、佣妇及雇来搬运新娘嫁妆的，再加上庄里那些好凑热闹的，站在一起直排出半里多地去。

他陈家风光，却愁坏了祖父一家。按当地风俗，接亲人来新娘家不能空嘴空手回，为了打点这些客人，祖父不得不又忍痛典出半亩地去。为这事，大姑心如刀绞，一路上哭湿了随身带的两块手帕。

这一天，陈怡然把半身瘫痪平素很少出来见客的胞弟陈浩然也抬了出来，穿戴得整整齐齐和他并排坐在太师椅上，接受乡党族亲们的道贺。交谈中不乏有人问及：然翁家大业大豪门大户家的闺秀任挑任选干嘛非要娶个小家女为媳？每每这时，陈怡然都泰然自若地捋捋胡髭答道：读书人不讲门楣高低财势大小，只重人品家风。听他这么一说，问及人无不竖起大姆指连连称道：然翁高瞻远瞩！然翁目光深邃有远见！……

陈翰生在父亲的指点下，用不同的礼节向不同身份的嘉宾应酬着，或磕首、或鞠躬、或拱手。他脸上虽装得很沉着很得体，可心里边却急得火烧火燎，恨不能天马上黑下来他好携妻入洞房。正因如此，送走了最后一拨客人后，他连到老爹叔叔房中拜也没拜，就直入洞房。虽说是初婚，可他却却没有新姑老爷通常所有的那种懵懂、怯懦和忸怩，他如狼似虎寻着方子折腾新娘，以至于在最初那几天里，新娘见了他如见虎豹熊罴一般……

6 公公陈怡然是个鳏夫

还在陈翰生脑心上留着一撮头发时，他娘就死了。此后陈怡然又续了个弦，可这女人进了门不守妇道，跟本家的一些侄儿们眉来眼去地调情，被他知道了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并给她立了约法三章，然她理也不理，依然如故，且在他一次出外会友的当儿跟三公家的小子睡到了一个被窝里去，他忍无可忍，哪管她娘家财重势高，一纸休书将她送回了家，事后他当着众人的面信誓旦旦地说了一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此生再不与女人为邻！他说到做到，自此凡要为他提亲的任你门头有多高都被他拒之门外。为了避嫌，他把身边左右的家仆都换成了男人，只留了个吴嫂伺候卧床不起的兄弟。陈浩然原本是有妻室的，还生有一小女，但自打他瘫倒在床上

久治不愈，妻便日渐与他疏远。一日，她携女和几个塞满金银细软的包裹回了娘家，就再也没登他陈家的门，由此也就愈发增加了陈怡然对女人的藐视。他平日里深居简出，当然祠堂祭祀和处理族内公务除外。没事时他总愿意一杯清茶一卷诗书独自一人滞留在书房里，有时竟十天半个月不出一次门。他谨言慎行，不苟言笑，却在乡党族亲中为自己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平辈人见了他都要停步施礼，至于晚辈人就更不必说了，小兄弟们在一起原本是有说有笑的，可见他来老远就得垂手侍立一旁缄声敛语，直等他去了才敢复原。他处事也还公道，所以在族内以其言为准则，他定下的事无人敢随意更改。他是墨守成规的，但自打媳妇进了门，他稍许改变了下习惯，每晨都要踱进挂着“孝廉第”大匾的堂屋里，正襟危坐地接受着儿子儿媳对他的问候，随后将一天要做的事简短地交待一番。他在对媳妇讲话时从不抬眼皮，自然媳妇在他面前也总要把头垂下，不敢正目以视。他是有怪癖的，这让作为陈家媳妇的大姑着实领教了一番。大姑一进门就将每日给他沏茶的活儿承担了下来。记得头一天大姑提着沏好茶的茶壶跨进书房，轻声唤了句爹，小心翼翼地给他斟满杯子放到手底下，没成想他一声不语，端起杯子就泼到了地上，大姑再斟他再泼，等第三次斟时，他竟然连水带杯子一起摔到了地上，镶金丝的盖碗被摔得粉碎，吓得大姑蒙脸哭着跑回自家屋去。后来人告诉大姑，给他上茶拿事先沏好的不行，得当他面净过手，然后把茶散开剔去无尖叶，送进壶里用二沸水（头沸水三沸水都不行）冲开，其茶的清香溢出壶嘴扑进他鼻孔里，才可给他往杯子里斟，大姑知道了这规矩就照此办理，而且做得小心得体，故直到他死没再换别人给他沏茶。仅此一点小事他就有这么多的规矩，至于其它就更不必说了，然大姑凭借着自小在家里磨练出来的意志和手把，还是应付自如的。

7 父子俩关系并不融洽

人面前陈氏父子总是做得十分得体。父严子敬，子孝父容，堪称这一族人的楷模。可实际上又是怎样呢？大姑跨进这家的门才多多少少知晓了其中的一点点内幕，是的，他们父子俩并不和睦，在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难以消解的隔阂。父亲从不正眼看一看儿子，儿子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在父亲跟前滞留，即使偶尔呆在一起，也形同路人一样很少言语，更不要说相互之间交流思想和感情了。他们父子何以闹到这种地步？这让大姑感到十分费解。大凡父子不和责任都在儿子一方，大姑是这样判断和认知的，于是就寻着法子想弥合他们父子间的裂痕。

一天清晨，大姑服侍公公起床（陈怡然有早起的习惯，每天天不亮他就要起来，为了侍奉他大姑天天都得比他早起），倒掉尿壶，叠好被褥，推开天窗，放掉一夜的浊气，再顺便将卧房里的家什通通都擦拭一遍，使其铁见光木见纹看上去一尘不染。待这一切都做完了以后，将事先已熬好的一小碗参汤送了上来：爹，昨晚您老又咳嗽了吧？翰生听了心疼得一宿没睡，老早就赶俺起来给你熬了这碗参汤。公公轻蔑地嗤了下鼻子：他？有那么副菩萨心肠！他巴不得俺早死，俺死了他连一滴眼泪疙瘩都不带掉的，不信你瞅着。大姑精心绣制了一个红缎围肚送给丈夫：爹说你整年价在外边跑，怕凉了肚子受病，让俺做了这给你围上。呸！他心里能搁得下俺？你做的就是你做的，何必要往那老该死的脸上贴金！无论大姑做何努力，都未能拆开阻隔在两人间的那堵墙，将两颗冷漠的心往一起拉近一些，这让大姑心里很是忧虑……

陈氏父子间的矛盾起因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是封锁着的，当然整日生活在一起，要说一丁点苗头也不露这也不客观。一天，大姑给公公往书房里送茶，刚挨近门口，就听见公公比以往略高一点声音说：你自小不学无术，到老也不会有什么出息！这能怪俺吗？是自己男人的话，都是世

道不好！那你叔咋就做得好呢，啊？！这俺咋知。败家子啊败家子，俺认准这个家日后非被你败光了不可！……大姑不便再听下去，就轻轻地咳了一声，屋里的对话瞬间停止了，顷刻，门开了，公公打里边踱出来，神态不那么自然地看了媳妇一眼：你早来了吗？没，爹，俺刚到。公公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把茶具搁桌上你去吧。大姑照办，没敢多逗留就远远地离开书房回自己屋去了。

大姑纳闷：四邻八舍没有不晓得的，翰生这次来家娶亲带回好多好多的银两，那打着封贴的皮箱子至今还锁在后厢房里呢，俺那天到那里去找东西时还看见了，怎说他是败家子呢？败家子能挣回那么多的银子吗？

进入陈家的大门所见到的一切的一切都让大姑如坠五里云雾一般……

8 婚后才两月公公就撵儿子快回柜上去

像一些有钱人家的出门人一样，陈翰生在外身边不乏有女人陪伴，花上一两钱银子就可讨个不错的女人睡上一晚，至于那些年龄偏大容颜稍差点的女人，只消十几个铜板就行了。在他跟叔叔一起干的时候，有叔叔的管束这种事他还不做，可就剩他自己的时候便放纵起来了，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难怪老爹让他回家成亲他不热衷，须知女人的味儿他早已尝了个够儿。可父命难违，他不敢不从，于是就抱了种应酬的心理回乡成亲，并打算婚后耽搁几日找个借口就回柜上。然而，那日他见了大姑头一眼，这念头便即刻消失了，新娘的俊美和端庄令他消魂，顷刻间以往的那些风流韵事在他脑海里成了垃圾，被他抛洒得荡然无存。特别是婚后新娘那婀娜的体态，爽朗的性格，善解人意的温情，都让他铁定心思要在媳妇身边长久地滞留下来。他什么也不再想了，整日陶醉在新婚的欢乐之中，以至于对严谨的家规和老爹那由于看不惯他而生出来的轻蔑和严厉的面孔都不管不顾了，害得新娘在公公面前多受指责和白眼。稳重些吧，别太张狂了，大姑劝戒道。怕什么？俺在自己家里，又是对自己的媳妇。可爹他……哼，